

從二二八到五〇年代

五〇年代工作小組

年前，臺灣省文獻會基於編纂臺灣歷史文獻之使命，在省議會的決議要求下，積極訪問二二八事件當時身歷其境的耆老、採集檔案史料、整理事件內容、記錄歷史真相，開當時二二八歷史事件研究風氣之先鋒，引發各界之重視，如今，繼二二八之後為使近四百年來臺灣歷史文獻能作全程紀錄，省文獻會又在省長宋楚瑜指示下，再度進行臺灣光復後「臺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案件」文獻研究，歷經三年多來的資料蒐整工作，預訂在今年六月編纂完成五〇年代史料彙編公諸於世。

過去為了不讓二二八歷史事件留白，文獻會自七十七年起走入歷史的瀚海去探索二二八史事，及至省議會要求下，幾乎動員了大部份員工，嗣又成立專案小組，在歷經數年披星戴月、櫛風沐雨的訪談中，陪著五百位以上的受難家屬傷感流淚、參加祭典，誠懇的關注及婉轉的說明，文獻會口述歷史的訪談才逐漸被受難者及家屬接受，被學術界肯定與被社會所信任，文獻會同仁也因此結交了許多好朋友；例如跟阮美姝（其父係原新生報總經理）長達六小時的訪談，直至午夜零時哭泣就佔了一大半時間，還有在夜晚曾借立委陳永興住宅訪談郭勝華（其父係原宜蘭醫院院長），至清晨二時四十五分始在悲泣及哭訴中完成口述，此情此景可說不勝枚舉，但都證明了一項事實：歷史的不幸雖然已成過去，但所造成的傷害畢竟仍然存在。

二二八工作小組在那一段訪談的日子裡，一個家拜訪過一個家，一個地方到過一個地方，工作同仁李宜鋒的豐田自小客不僅為二二八奔馳了三十五萬公里而報廢，期間伊更全心全力投入工作，忘了身上沒錢買高速公路通行費，而以電話卡跟計程車司機折換零錢的往事，訪談之後回辦公室還要趕稿，因文獻輯錄必須向省議會負責，有時間的迫切性（大眾傳播媒體的關懷更不在話下），其間在編纂續錄時還遇到文獻委員會搬家，從臺中黎明辦公室搬到中興新村臺灣歷史文化園區，忙亂之中，有些稿子還是在堆疊的紙上完成的。

許多悲慘、荒謬的事情，都在這些人傷痛的敘述中，從歷史陰暗的角落挖了出來，譬如接收初期，即有人大發接收財的混亂現象，當時中廣臺灣臺長林忠，因同仁需要宿舍居住，向臺北市長游彌堅面報，游市長一拿就是百張封條，交給林忠還要林太太不夠再說，當時林若貪心，今天豈非鉅富，惟事實上臺灣光復初期有不少人，利用各種管道把日本人留下的房舍或土地據為己有，迄今仍揮霍不完。

事件發生後，軍警大肆搜捕，其濫捕亦可從林俊雄父親身上看出一斑，林俊雄的父親及鄰居原均為嘉義農校教員，鄰居因有風聲可能被捕，於是將自己宿舍門牌號碼偷偷和隔壁林家調換，不久，軍人果然搜到他的住所來，由於軍人不識字，只對了門牌號碼，不管裡面住的人名字符不符，抓了就走，其鄰居同事因而逃過一劫，但林俊雄的父親卻變成爲

替死鬼，林君接受訪問時，對其無辜的先父死的莫名其妙，久久不能自己。

專輯除口述歷史外，更廣諮博採，擬定綱目，而以相關史料繫之，忠實呈現史料的原貌，綱舉目張，讀者不難按其章節，而了解「二二八事件」始末，其間，不僅省議會對本書的編輯相當關注，輿論界亦極為重視，甚至得到各級長官的支持，紛紛提供珍藏的原始檔案史料，共襄盛舉，因此原訂的三十萬字篇幅，遂不敷應用，這都是始料未及的，當然也因而刪汰了若干較為次要的史料，愈加凸顯三本專題的特色，相信這對於臺灣光復之初，同胞們骨肉相殘的歷史不幸事件，當能留一正確的、客觀的、超然的文獻史料，提供後世史家的研究、論斷。

二二八事件文獻的輯錄，不是要挑起仇恨，也不是要再揭瘡疤，而是要釐清歷史的真相，留供後人借鏡，五十年來整個社會，已為「二二八事件」所造成的影響，付出無法估計的昂貴代價，為了再造全國同胞團結和諧的新氣象，開創國家璀璨的新契機，我們應記取教訓、累積智慧，珍惜今天所擁有的豐碩成果，推展各項建設，以迎接更美好的明天。

事實上，省文獻會對於有關「二二八事件」與「五〇年代事件」文獻史料之蒐集，均以平常心及客觀性的超然態度來進行，也確實產生相當的成果與特色。「二二八事件輯錄」出版於八十年，對事件背景、原因經過，有訪談及文獻的客觀敘述，八十一年，又出版「二二八事件文獻續錄」，除部份口述歷史外，還有機關團體檔案、相關文獻資料，八十二年，出版「二二八事件文獻補錄」，內容除口述記錄、檔案資料、相關文獻，更包括死亡或失蹤時地資料。三冊合計

總字數近二百萬字，發行之廣連遠及英國倫敦、美國華府及紐約中國城各大書坊都有零售，亦足徵華僑心、臺灣史密不可分。

自民國八十四年度起，宋省長依據臺灣省議會附帶決議，指示省文獻會研擬五〇年代事件專案計畫，進行所有五〇年代事件相關人物與資料之蒐訪工作，希望藉此機緣，結合同胞團體訪問事件之當事人或其家屬，共同探求歷史真相，俾對臺灣四百年歷史文獻做一完整紀錄，使過去這一段晦隱的事件能攤在陽光底下。

所謂「五〇年代」簡言之即民國三十九年前後之政治或思想案件，一般稱之為白色恐怖，臺灣版白色恐怖的註解是人犯一旦被捕，面對不可預知的命運，隨時可能成為槍下亡魂，因而漫漫長夜人人有著數不盡的苦熬，當東方天空出現一片魚肚白的清晨，鐵門鏗鏘被打開的時刻，恐懼達到最高點，就有被拖出去的人犯，尚未槍決就先在微白的天空下崩潰的畫面，足徵「恐怖」之一斑。

有謂五〇年代事件應從陳誠擔任臺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時，發生的「四六事件」起算（當時臺灣大學與臺灣師範學院有一批學生被捕），有謂戒嚴統治是二二八之後的延伸，期間一串層出不窮的政治案件，一直到七十六年解嚴始告終止，前後長達四十年之久，雖然總是有人說，戒嚴有它的歷史、有它的時空背景，可是身為土地上的每一個人民，在面對一宗宗政治案件悲劇時，大家內心總不免會感到陣陣的沈痛。

省文獻會基於各界對五〇年代歷史資料的重視與期望，積極進行各項史料蒐集工作，惟因事件發生迄今已時隔四十

多年，相關政府機關多已裁併，原有檔案資料已蒐集不易，加上五〇年代牽涉到的人、機關、廣泛眾多，在某些問題上，比二二八更為敏感微妙，因而在向有關單位請求借閱檔案時，每每被以「沒有資料」為由加予婉絕。所以採得五〇年代的許多資料，除國防部史政編譯處及海軍總部提供若干檔案而外，大多是向國外採集的，近的有日本國會圖書館、印尼國家文書館，遠的美國國會圖書館、美國國家檔案館、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普林斯頓及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

又，為彌補檔案之不足，乃特別著重於當年身歷其境者的口述與判決書等資料的蒐集，文獻會與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連繫，承蒙創會會長林書揚、當時總會會長林麗鋒等人的鼎力支持協助，雙方遂決議共同進行這一段政治歷史事件的探討。

為此，文獻會與互助會在近三年來先後通知約四千五百位當事人或家屬參與座談，並要求受訪者主動提供資料，針對資料及當事人做一錄音訪談並予以記錄；訪談內容除個人因何事故被牽連，案件的經過及結果均為採錄重點，對於事件相關的檔案證件如：起訴書、答辯書、判決書、開釋證明及當事人的近況、家屬生活及對事件處理的感言等等，這些能為歷史留下見證的寶貴資料，都在訪談時仔細經過錄音與記錄下來。同時，為了提昇五〇年代歷史研究的水準，文獻會近一、二年來，先後聘請學者、專家共同參與分區口述歷史座談會之主持，包括：黃富三、吳文星、李國祁、張勝彥、戴寶村、尹章義、曹永和、王曉波、王世慶、康豹、黃榮村、古鴻廷、黃秀政、鄭梓、陳哲三、洪敏麟、徐學海等人，都相繼放棄星期假日分別前往高屏、嘉南、中部、桃竹苗

、北部及蘭陽地區進行訪談工作。

如今，由美國國家檔案館、馬里蘭分館等所採集的部分史料已完成解讀彙編工作，工作小組亦已將多達二千萬字以上的資料及檔案編纂成一百萬到二百萬字，並聘請學者專家予以謹慎的學術審查後，連同文獻會所訪談的五〇年代所有資料將可整理完稿，預定在今年六月底前三部「臺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案件史料彙編」即可編纂付印出版。

另外，近十年來，文獻會所採集之二二八檔案史料、文物、照片、書報及口述歷史資料等，為發揮歷史「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社教功能，連前院長及宋省長均指示文獻會應將所有檔案史料好好地整理保存，文獻會亦已決定在位於南投中興新村臺灣歷史文化園區史蹟源流館規劃專室予以陳列並作永久展出，最近該園區三大會館軟體整體規劃獲得解決，館內設施即可鳩工營造，各界所至盼的二二八史料專案展示室可望於今年底前施工完成。

去年適逢二二八事件五十週年紀念，文獻會基於「史料共享」的原則，並避免資源之重複與浪費，曾將所庋藏的部份二二八照片、檔案等借供臺北市二二八紀念館展出；期盼明年的二二八到來時，能將當年的二二八原貌，特別是五〇年代史料，以歷史宏觀的角度，全方位的展現在春光明媚的中興新村臺灣歷史文化園區。